

箫声剑气

——一代枭雄

上

【台湾】

卧龙生著

卧龙生武侠小说专辑



1247.58
27
0711

箫声剑气

——一代枭雄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
· 上 ·



0106814

花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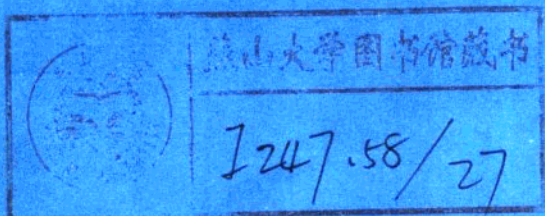


箫声剑气

——一代枭雄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
· 中 ·



0106815

花城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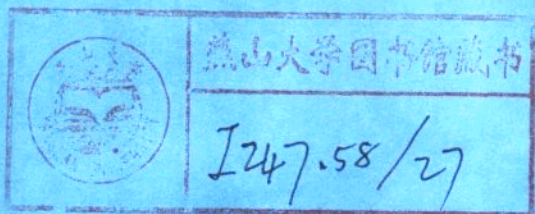


箫声剑气

——一代枭雄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· 下 ·



0106816

花城出版社



粤新 送

责任编辑 林连华

封面设计 艺 丰

箫 声 剑 气

——一代枭雄

【台湾】卧龙生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开平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7 印张 6 插页590,000字

1994年 9 月第 1 版 1994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1-10,000册

ISBN 7- 5360 - 1807 - X

I.1580 定价:(上中下)19.60元

荒山僻岭的古刹中，先后发生两宗惨烈的血案，一大批比武的武林侠士被残忍地屠杀。少年侠士上官琦目睹巨程，亦被杀戮的主谋、神秘的黑衣人推下百丈悬崖。大难不死的老上官琦幸被一与猿为伴的女人相救，为报答救命之恩，他带着那女人半猿半人的儿子袁孝离开猿巢，拜师学艺。三年后，艺成的上官琦步入江湖，想不到，在汉阳闵府中，又碰上了与数年前在古刹中发生的血案相似的一幕：数十名武林高手被精心设计的阴谋所陷，几乎绝命地牢，上官琦亦为毒药所迷，情不由己地受人摆布……而这一次的主谋竟又是那神秘的黑衣人——滚龙王。

一代枭雄滚龙王，武功深不可测，老谋深算，为独霸江湖他使用毒药，令许多武林高手迷失本性，为其驱役，在江湖中造成一次次的杀劫。在连番得计后，他又在十里莽原布下血河大阵，妄图一举歼灭最强劲的对手穷家帮。一场湖上正邪两派的大战一触即发……欲知两强相斗的结局，看《箫声剑气——血河大阵》。

这是个寂静的深夜，一弯残月，吃力地由云层中透射出黯昏黄的幽光，天地间一片浑浊，萧萧秋风，吹飘着片片黄叶。

一座矗立荒凉郊野古刹的大殿上，却高燃着四支粗逾儿臂的红烛，四个衣着不同的老人，分布大殿四角，盘膝而坐。

四人的脸色，都异常严肃，静静的坐着，像木雕泥塑一般，此默不作声。

一阵秋风，吹进来浓郁的桂花香味，也摇动了四支高燃的烛光，烛影摇红，光华一暗。

当灯颤复明时，大殿正中已多出个身着青色长衫，白髯垂胸的老者。

他环视了四周一眼，突然抱拳一礼，高声说道：“有劳四位久候了。”

四个老人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，仍然静坐着，恍似未闻这长衫白髯老者之言。

白髯老者微微一叹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往事已成过去，难道诸位贤弟三十年来，仍然难以忘怀此事么？小兄一念铸错，致咱们五兄弟翻目成仇，虽未自相残杀，但已视若路人。三十年来，小兄为此惶惶难安，无日不为咱们五兄弟和好为念，但因各位贤弟远走天涯，一时间不易寻到，以致小兄心愿难以得偿，流光如驰，一拖就是三十寒暑，好不容易寻得四位贤弟行踪，个别留柬，邀请四位在此相聚，以慰三十年阔别相思，想不到四位贤弟，竟然仍难谅解小兄这番苦心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半天，四个端坐老者仍然不闻不问，连身子也未移动一下。

他正待再说下去，突闻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，十二个佩带兵刃的少年一涌而入，并肩挡在大殿出口。

白髯老者微微一皱眉头，望了十二个少年一眼；只见个个精神饱满，英气勃勃，脸上立时泛起笑意，道：“这些孩子个个英挺不凡，想来定是四位贤弟门下弟子了？”

四个盘膝静坐的老者仍然默不作声。

十二少年虽都是身着劲装，但各人服色却不相同，浅蓝、鹅黄、银白、淡紫，每三人穿着一色，正好和四角分坐的四个老者服色暗中相合。

白髯老人虽然希望逗得四人开口，事情就好解释，但四人竟似不愿开口，任那白髯长衫老人想尽方法，都难逗得四人说话，不觉间，心中微生怒意，长眉一展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贤弟纵然不能谅解小兄，也请明说出来，这等的不言不语，实叫小兄难以忍受得了！”

四个静坐老者仍然是动也未动一下。

那长衫白髯老人心中突然一动，疑念油生，缓步向左侧身着浅蓝服色的老者走去。

忽闻一声：“慢着！”三个身着浅蓝色劲装的少年纵身齐跃过来，挡在那白髯老者前面，道：“老前辈有话，请告诉晚辈们，家师用功未醒，不宜惊扰他！”

白髯老人陡然面泛怒意，但一闪而逝，刹那间又恢复镇静和蔼的神情，笑道：“你们可知道我是谁么？”

三个身着浅蓝色劲装的少年齐声答道：“不管什么人，都不能惊扰家师行功。”

白髯老人突然一沉脸色，道：“你师父可是真的在运功调息么？”

左首少年回头瞟了师父一眼答道：“家师入定，常常一日夜

不食不动，现下还不到一夜时间，有什么稀奇之处？”

白髯老人目光凝注在那身着浅蓝长衫的老者脸上瞧了一阵，转过身子，缓步向对面壁角处，身穿鹅黄长衫的老者走去。

但闻衣袂飘风之声，三个身穿鹅黄劲装的少年迅快无比跃入大厅，一字排开，拦住那白髯老人的去路。

白髯老人轻叹一声，摇摇头，又转向身穿淡紫长衫的老者走去。

又是衣袂飘风声响，三个身穿淡紫劲装的少年急跃而来，挡在那淡紫衫老者前面。

这分据四个壁角的老者，每人都带着三个服色相同少年，那白髯青衫老人，不管对哪个老者走去，立时就有三个少年拦挡在他的前面，阻止住去路。

白髯老人似是不愿和几个少年动手，缓步踱回大殿中央，目光炯炯环视了拱围在四周的十二个少年一眼，沉声问道：“你们都能确定你们的师父是在运功坐息，而没有意外么？”

这几句话问得很突然，十二个少年同时感到心头一震，回头向四个老者望去。

但见四人盘膝静坐，毫无异样神情，当时齐声答道：“不错，家师确实是在坐息运功。”

青衫老人微一点头，道：“但愿你们的说法不错……”当下盘膝而坐，闭上双目。

十二个服色不同的劲装少年各自退到师父身后，席地而坐，大殿恢复了原有的寂静。

秋风不断地送来桂花香味，摇动着大殿上的烛光，使灯忽明忽暗。

不知何时，一缕柔媚娇细的音韵，混入桂花香味中传入大殿。

这声音怪异至极，柔韵细细，若有若无，袅袅的旋绕在耳际，但当凝神静听时，它却又隐去难闻，十二个劲装少年都听到了这种声音，但却没有一个肯说出来，因他们无法确定别人是否也听到了这种声音，只怕这是自己的幻觉，说出来自己丢人事小，有损师门威名事大，是以，十二个人虽然同时听到，但却都装得若无其事一般。

只觉那若有若无，似真似幻的柔柔清韵，忽然间变得低沉异常，十二劲装少年同时产生出一种极奇怪的感应，似是被人由千百丈高的绝峰上推了下来，向深不见底的绝壑中沉落下去，既无法挣扎，也无法喊叫出声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……

当几人醒来之时，天色已经大亮，蜡烛已燃烧净尽。

大殿正中端坐的白髯青衫老人不知何时已去。

他们相互望了一眼，各自把目光投注到师父脸上。

四个分据壁角，服色不同的老人，仍然静静的坐着。

也许是为了师门的威名，这十二个劲装少年，虽无敌视之心，但彼此之间，谁也不肯先对谁说话。

他们对青衫白髯老人的突然离去，心中都感到莫名的惶然，二十几道眼光，不时的投到青衫白髯老人坐息过的地方，似是想从坐息过的地上，找出点蛛丝马迹……

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局面，十二个劲装少年都觉察情形有些不对，但谁也不愿先把师父唤醒过来，彼此瞧来看去，心中虽紧张无比，但却无一人开口说话。

这十二个少年自随师父进入这大殿之后，四个老人就各自选择一处壁角盘膝坐下，彼此之间互不交谈，盘坐之后，各自闭目调息，从未睁眼互望一次。

这等情势，罕闻罕见，这一十二人虽都常年追随师父身侧，但却从未遇上过这等事情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处理，担心四老

是在互以打坐比赛内功，是以，始终不敢惊动。

一天时间匆匆过去，四个服色不同的老人仍然静坐原处，从未动过一次。

十二个劲装少年个个急得有如热锅上蚂蚁一般，不停地在大殿之中转来转去，但却不敢惊扰师父。

忽闻一个身着银白劲服的少年轻声说道：“武林之中，从未闻过比赛打坐这一门功夫，师父已经一日夜之久未进饮食，这等长时的打坐，不知到底何用？”

只听一个年龄较大之人答道：“师父常常闭目打坐，数日夜不进饮食，一日夜的时间，岂能损伤到他老人家！”

此言说的声音很大，似是有意让那四个老人听到。

奇怪的是，那四个老者竟然不闻不问，眼皮也未动过一下。转眼间，天色入暮，大殿上逐渐黑暗下来。

十二个劲装少年分守在各人师父身旁，渡过了一天时间。幸好这座古刹地处僻野，平常之日很少人来，是故，也无人惊动他们。

夜色渐深，新月初上，一片月华透入大殿，十二个劲装少年也愈来愈觉情势不对，心神惶惶不安。

忽听一个身穿浅蓝衣服的少年高声说道：“咱们如这样子等待下去，不知要到何时为止？如以在下之见，不如同时唤醒几位师长……”

他话还未完，一个身穿淡紫服色的少年接道：“此言不错，咱们纵然有耐心再等下去。只怕也难等出眉目，以家师内功而言，一经打坐入定，耳目就特别灵敏，咱们这等高声谈论，岂有不闻之理？”

十二人你言我语的说了半天，才同意一齐唤醒那分据四壁角的老者。

但见十几人以极为迅快的身法，各自奔到师父身前，拜伏地上，齐齐叫了一声：“师父。”

四个分据四角的老者仍然静坐未动，对门下弟子呼唤之声恍如未闻。

十二个劲装少年同时心头震荡起来，分别把目光凝注在师父的脸上。

但见四个老者脸色如常，毫无异样，只是紧闭双目，这本是行功运气应有的现象，十二个劲装少年每人心中都有着坚强的自信，各人都觉得自己的师父武功深湛，决不会在静坐中发生什么意外……他们都眼看着师父进了大殿之后，即在原地盘膝坐下，除了那青衫白髯老人之外，再无人进过大殿，如若说身具上乘武功之人，未受强敌暗袭，而在静坐之中发生了意外，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唯一的可疑之处，就是四人始终未睁动过一次眼睛……

十二个劲装少年似乎都为眼下从未遇上过的奇怪境遇而大感困扰，愕然凝注着师父。

忽听一个身着鹅黄劲装的少年惊叫一声：“师父！”登时热泪如泉，夺眶而出。

其他之人，都被他这突然惊叫举动，惊得心头怦然乱跳，一齐转头望去。

只听另一个身着鹅黄劲装，年龄较大的少年低声问道：“周师弟，你发了疯了么？”

那周姓少年拭拂一下脸上泪痕，说道：“师……父……已经死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顿使全场之人都为之震惊，个个脸色大变。

那个年龄较大的黄衣少年怒道：“师父静坐运功，无缘无故的怎会死去，满口胡说八道。”他心中虽然已为师弟惊人之言感

到心弦震动，疑虑重重，但想到师父在武林中的声誉，竟不敢出手试探，以求证师弟之言。

那周姓少年黯然说道：“师父死亡之事，千真万确，他老人家的双手都已经僵硬冰冷了。”

年龄较大的黄衣少年缓缓伸手向师父手上摸去，但在将要触及那身着鹅黄长衫老人胸前双手时，陡然又缩了回来，道：“师父内功精深，岂能真的死去……”他心中对师父崇敬无比，虽明知师弟说的不是谎言，却又不肯承认他说的话。

那个周姓少年看师兄默然不言，又接了一句，道：“我看师父端坐不动，心中实觉怀疑，暗中伸手触摸了一下师父合掌当胸的双手，才知他老人家已死去多时，双手已经僵冷了。”

其他十一个人都啊的愕然惊叫了一声，齐齐出手，向师父手上摸去。

这四个服色不同的老人，打坐的姿势却是一样，盘膝而坐，双掌合在前胸。

这群少年伸出之手，在将和四个老人手掌相触之时，不约而同的都停了下来，彼此互相瞧了一眼，缓缓又把伸出之手收了回来……

十一个人心情一般，都怕周姓黄衣少年没有说错，师父真的都已死去，一触之下，势将揭穿了这场隐秘……

一阵阴云，掩住了射入大殿中的月光，大殿上霎时一片漆黑。

黑暗裹一片沉寂，幽静得可互闻呼吸之声。

不知何人陡然大叫一声，“师父！”放声大哭起来。

似是黑暗增加了几人的勇气，十几人不约而同的重又伸出手去，向师父手上摸去

一触之下，哭声群起，因那周姓的黄衣少年没有说错，四

个老人都已死去多时，双手已然坚硬冰冷。

萧萧秋风，吹飘来浓烈的桂花香味，一缕细细柔韵夹杂在桂茶香味中传入大殿。

那音韵虽是微弱得若有若无，但却人人听入耳中。

不知何人突然叫道：“听！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另一人高声应道：“不错，昨宵之中，我已经听到这声音。”

大殿之中，夜暗如漆，只可听到说话声音，却不知出自何人之口，其实此时此地，每人心情都沉重得如压上千斤重铅，哪里还有人去留心什么人说话。

但闻另一人接道：“这声音好像箫声……”

大殿上哭声顿住，这时有人反驳道：“这哪里会像箫声，在下吹了十几年箫，自信对此道稍具心得。”

忽地响起一个粗豪高昂的声音，道：“这声音虽然娇柔悦耳，但听来却使人昏昏欲睡。”

此人一番话，顿使大殿上所有之人忆起昨宵之事，闻得这怪异柔媚的声音之后，即受到强烈感应，不久即沉沉入梦，连那青衫白髯老人何时离去，亦不知道。

蓦然间，声韵大变，一缕柔柔细韵，忽地高拔激昂，充满杀伐之声，万马千军，横戈冲来，十二个劲装少年同时感到如陷身重重包围之中。

幸得激昂的杀伐之声很快消逝，几人初受感应，已然隐失不闻。

不知何人大喝一声，站了起来，直向殿外冲去。

此时，浓云轻飘，一片黄昏的月光照了下来，隐隐可见奔出殿外之人，身着银白劲装。

只听另一人大声叫道：“王师弟，你要到哪里，还不回来……”

奔行之人去势快速，对师兄喝叱之言充耳不闻，转瞬间，消失殿外。

只听另一人怒声说道：“师父尸骨未寒，他已不听师兄约束，我去追他回来。”

他虽是和师兄说话，但却是大殿中所有之人的关心之事，是以全场中人都在屏息凝神，听他说些什么。

在这等情景之下，这些人本可相互商议，共筹对策，但因那四个老人进入这大殿之时没有交谈一言，致使门下弟子彼此之间如隔重山，谁也不好对谁攀谈，好像先对人讲一句话，就有辱了师门威名一般。

蓦地里，大殿上亮起了一道火光，昨宵离去的青衫白髯老人，重又出现在大殿之上。

此人来得无声无息，大殿所有之人，都不知他何时进入殿中。

火光照着他垂胸白髯和庄肃的脸色，十一个劲装少年不约而同地一齐站了起来，团团把老人围在中间。

青衫老人双目中闪动着威凌逼人的神光，环视了围在四周的劲装少年一眼后，严肃的问道：“还有一个人哪里去了？”言辞之间，俨然以长辈自居。

两个身着银白劲装的少年同时怒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倚老卖老的……”

青衫白髯老人陡然一耸双眉，似要发作，但略一沉吟之后，又隐忍了下去，说道：

“老夫如不告诉你们，量你们也不知道老夫是谁。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接道：“你们可听到师长讲过一个名叫叶一萍的人么？”声音低沉，微带伤感。

十一个劲装少年都听得微微一怔，同声答道：“你就是大师

伯么？”一齐拜伏在地上。

叶一萍双目中闪烁着潸潸泪光，仰脸一叹，道：“四位贤弟竟然还未忘怀于我……”不知他是高兴还是伤感，老泪纷纷滚下双颊。

身着银白劲装的两个少年同声说道：“家师常提起师伯大名，想不到今日竟能拜见，可惜师伯晚来一步，家师已作古人……”忽然想到昨宵，此人也在殿中，倏然收住未完之言。

叶一萍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如非我早有安排，四位贤弟只怕真要丧命于那人的手下了！”

十一个劲装少年愕然相顾，奇道：“什么，难道师父……”

叶一萍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他们都没有死，不过眼下还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，强敌狡诈无比，如若得知你们四个师父未死，必然会去而复返。此人武功高不可测，你我无法胜他，为今之计，只有……”

忽闻衣袂飘风之声，大殿之外，突然跃入一个身着黑色夜行疾服，背插宝剑，猿臂蜂腰，剑眉朗目的英俊少年，右手挟持着一个全身银白劲装之人，躬身对那青衫白髯老人，说道：“弟子已点了他的穴道，生擒回来。”

叶一萍目光一扫那银装少年，说道：“很好，你把他放在此地，守住殿门，不管什么人只要向外奔逃，一律格杀勿论。”

那黑衣少年应了一声，拔出背上宝剑，守在殿口。叶一萍目光，环扫了围在四周的十一个劲装少年，道：“你们之中，哪个是带艺投师之人？请走近老夫一步。”

他一连问了数声，但却无人答话。

叶一萍缓缓由怀中摸出一本薄薄的册子，笑道：“老夫早对此事用过一番心血，调查清楚，你们之间的事，我已记入这本册子上。是以，别想有逃走之心。”当下打开册子，仔细地翻阅

起来。

忽闻一个身着浅紫衣服的少年说道：“别听此人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他暗中下了毒手，害了师父，却又故作出这等模样，师父之死，都是我们亲眼所见，试问人死之后，哪里还能复生？”

此人一言，登时引起其余十个劲装少年怀疑之心，立时齐声附和，大殿内引起一阵骚动。

叶一萍瞧也不瞧他们一眼，高声吩咐守在大殿门口的黑衣少年，道：“先把那个鼓动群情的人给我掳下。”

黑衣少年应了一声，侧身向人群之中冲去，举手一掌，向那最先发话，身着浅紫的少年拍去。

他这一出手，登时引起十个劲装少年的全体公愤，但闻几声冷哼怒叱，十几人拳掌齐出，纷纷向那黑衣少年攻去。

黑衣少年冷笑一声，右手易打为掳，捷逾电闪般抓住了那紫衣少年左腕，身子一侧，猛向外面冲去。

他向外猛冲之势虽强，逼得拦路之人纷纷让开，但却无法避开那击向他身上的拳掌。

但闻几声呼呼响声过后，凡是拳掌击在那黑衣劲装少年身上之人，同时向后疾退，捧着右手，望着那黑衣少年发呆。

原来拳掌击在那黑衣少年身上，有如击中坚铁一般，震得几人腕骨生疼，但那黑衣少年却似浑然不觉般。

叶一萍目光炯炯，环扫了全场一周，冷然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他喝声虽然不大，但却有如疾风贯耳一般，只听得全场中人个个心头一凛，全都静立原地不动。

叶一萍望了那被擒的紫衣少年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琦儿，先把他穴道点住。”

那黑衣少年应声出手，点住了那紫衣少年穴道。

叶一萍轻拂一下颊下白髯，缓缓地说道：“这一盏热茶工夫